

周恩來的情人

● 李肆

初戀女友悲劇真相

有關周恩來的浪漫史，過去一直是「國家機密」。中共老朋友，英籍女作家韓素音曾在《周恩來和他的世紀》裏追述了周恩來和鄧穎超五四時期的初次相遇。韓素音意味深長地寫道：「但是，他（指周）並沒有一見鍾情。事實上，當時他似乎愛上了另一個姑娘，她的名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密。」

在這裏，韓素音賣了個關子，當然也是維護中共黨史的權威性，不願給周恩來和鄧穎超的「模範夫妻」的神聖光環「抹黑」。要知道，如同周鄧那樣始終如一的情史和婚史，在中共高幹中可說是絕無僅有的。

不過，隨著鄧穎超的逝世，大陸有心人經過曲折的採訪，終於揭開了這個歷史的盲點——有關周恩來初戀女友悲劇的真相——張若名，一個陌生的名字，將為中共黨史提供更多的真實素材。

在昆明城邊，雲南大學一半座落在城牆內，一半在城牆外，出了學校後門，一拐彎是一片村莊，那裏有一條連名字也叫不上的小河，三十五

年前，張若名就在此地投河自盡。當時她剛在「右派言論」的批判會上成爲揪鬥的對象。

張若名於一九〇二年二月出生在河北清苑縣，祖父是當地首富，父親做過官。她在一九一六年考入天津直隸北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與比她小兩歲的鄧穎超是同學。張若名天生聰穎，傲氣十足，在五卅時期名氣遠比鄧穎超大。她曾任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評議部部长、天津各界聯合會庶務科幹事。一九一九年六月至十月，她三次作爲天津代表進京請願。九月，她與周恩來等人發起創辦天津五四運動的領導組織「覺悟社」。爲體現男女平等，二十名成員男女各半，女學生的名單就是由張若名提出的。同年十二月，她又成爲天津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評議委員會委員長。第二年的二月二十九日她與周恩來等一起在天津被捕，半年後於七月十七日獲釋。一個多月後，她又與郭隆真、周恩來等一百九十多位勤工儉學生登上了法國郵輪「波爾多斯號」。

遠離政治閉門讀書

張若名和周恩來的戀情在異國迅速升溫，他

們在法國中部布盧瓦經常見面。張若名加入了趙世炎、周恩來、李富春等在巴黎組織的中國少年共產黨。少共開始時完全是秘密組織，每個成員都有一個化名，周恩來的化名是「伍豪」，張若名的化名是「一峰」。

在所有的留學革命者中，張若名的法文進步最快，不久就能順利地閱讀馬克思主義的法文書籍，所以她經常擔任主講人。在周恩來的建議下，她曾把小組會上的講稿加工整理成兩篇文章——《階級鬥爭》和《剩餘價值》，以「一峰」的筆名發表在法國《赤光》半月刊上。周恩來頗爲欣賞，一九二四年奉調回國時，還特地把這兩本書稿帶回廣州，並一手經辦在國內印刷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二四年周恩來回國之時，張若名還爲他送行，但周走後，張若名退出了少共並從此遠離一切政治活動，留在法國閉門讀書了。

這是一段歷史的懸案。張和周爲什麼會分道揚鑣？從相片來看，張若名秀外慧中，頗有氣質，同周恩來志同道合。周亦十分欣賞女友的才華，否則就不會回國後馬上將其書稿出版。往事如

煙，當事人又諱莫如深，現在已很難找到足夠的歷史資料來考證張若名當時放棄一貫革命的主張、與親密男友分手的真相。反而「第三者」提供了一些值得推敲的話題。

思想成熟卻成逃兵

其一是張的丈夫楊堃說，張若名與當時共青團在法國的主要領導人任卓宣意見不合，此人唯我獨「左」，作風粗暴，在他的激進指揮下，張若名在一次會議上完全暴露了身分，受到法國秘密警察的盯梢，險些被驅逐出境。

不過楊堃當時是沒有發言權的，他是里昂中法大學在中國招收的第一批官費留學生，曾加入旅法共青團，化名為「楊赤民」，但在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退出了共青團。用中共的術語說，他是「大革命的逃兵」，還膽敢提及「總理的前度女友」這樣敏感的話題！

另一個「第三者」則是鄧穎超。鄧穎超在向她侄女周秉德講述往事時，曾說過一句話，說周恩來當時從法國來信講到張若名，覺得和她不可能志同道合。那時周恩來正奔波於法國、英國、德國之間，從事宣傳組織等秘密工作。他所處的險惡環境與張若名所渴望的安定的留學環境的距離越來越大。

人情的來恩周

這番話亦不能令人信服。《覺悟》第一期登刊了張若名所撰以「三六」署名的《急先鋒女子》，被認為是中國婦女運動史上「一篇重要文章」。當年張若名只有十八歲。直至一九二五年出版的《帝國主義在中國》，第一篇亦是張若名署名「

一峰」的文章——《帝國主義淺說》可以看出她是一個極有思想的人。至於楊堃的影響應該也不大，因為張若名比他更早退出革命隊伍。她突然迷戀「留學環境」，以六年時間拿下人文學博士學位。張若名從來不談自己的過去，亦不過問政治。日本投降後，有人介紹她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她都拒絕了。

這種一百八十度大轉變是不可思議的。張若名的心路歷程，其實對研究中共歷史頗有幫助。如果她真是受了「左」傾路線排斥，憤而一刀兩斷，倒有積極意義，亦今後來者足戒，可惜其間周恩來有過一段初戀，居然成為「隱形人」。

與張若名情誼深厚

張若名的兒子楊在道是一位建築工程師，從八〇年開始，就鏗而不捨地到處搜集有關他母親的資料。儘管隔了六十年，但他仍感到一股無形的壓力。據說，出於「某些政治原因」，在博物館的文字說明、不少材料，甚至有關於的書籍裏，張若名的名字都被一筆勾掉。例如當年四名愛國學生請願代表被捕坐牢，這樣一段重要史實，現在只提「周恩來和郭隆真等」，當年五四叱咤風雲的人物張若名，只能被埋沒在「等」裏面了。

不過楊在道靈機一動：「總理的文章，總沒有人敢刪吧！」他找到周恩來寫的《警廳拘留記》，在字裏行間尋找母親的蹤跡。果然，他不僅找到了母親的名字，還找到了母親的日記，原來，周恩來在文章中摘錄了張若名十多天的日記，以《張若名在營務處的日記》為標題編入他的文

章。能夠把自己私人日記交給周恩來，可見兩人的情誼並不同一般。

婚後在里昂的會面

年前大陸文學創作掀起了「領袖熱」，周恩來自然也被捧上聖壇。在《青年周恩來》的電影劇本中，有一段頗為浪漫的鏡頭——在里昂郊外，一間頗有特色的村鎮小咖啡館，周恩來正在……不知是不是這段戲的緣故，這個劇本至今沒有被搬上銀幕。

原來，在真實生活中，周恩來同鄧穎超結婚後，同張若名在里昂悄悄地會了一次面。那是一九二八年一個溫暖的夏日傍晚，周恩來從莫斯科開完中共六大取道法國回國途中，專程趕到里昂，秘密會見過張若名。那時張若名已從政治舞台隱退三年，早已與外界切斷了一切聯繫，但周恩來居然還是在坐落於北郊村鎮中的女生宿舍找到了她。時隔四年，這對昔日的戀人才第一次見面，雙方不勝唏噓。周恩來化裝而來，他戴著墨鏡，穿一身筆挺的白西裝，戴一頂白色法國盔，一派風流倜儻的紳士模樣。當他取下墨鏡時，張若名立即認出了那雙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這天，他們一直在咖啡館坐到夜色深沉……

讓這段歷史「還原」的是大陸資深女記者徐泓，走訪了張若名的丈夫，現年九十二歲高齡的楊堃。歲月如流，他對某些往事的記憶還十分清晰。對於周恩來與張若名在里昂咖啡館的會面，楊堃說，這是太太在婚後親口告訴他的。當時周恩來首先提到自己已在一九二五年同鄧穎超結婚

了，他替鄧穎超向若名姐問好，然後談起當年覺悟社成員各奔東西的情景。臨分手時，周恩來深情地表示，將來什麼時候能夠再相會，很難預料，他已作好了為革命犧牲的準備。張若名則向周恩來鄭重保證：永遠不洩露黨的秘密——據稱中央文獻研究室早已收集到周恩來這段往事的有關「線索」。

北平變色舉家南遷

楊堃與張若名是在一九三一年獲得博士學位後不到一個月回國的。張若名一直在北平中法大學執教，授法國文學史、心理學，並在附中教法語，後來還擔任學校《法文研究》刊物的編輯。

一九四六年夏天，張若名夫婦外出回家，襟母告訴他們，來過一位戴墨鏡的先生，自稱姓王。聽完襟母形容客人的樣貌後，張若名第一個反應就是周恩來，因為當時周恩來參加軍調處談判，住處離張若名家不遠，但以後這位神秘的王先生再也沒有出現過，成爲一個永遠解不開的謎。

在北平解放前夕，張若名突然舉家南遷雲南昆明。張的兒子楊在道回想起來，覺得母親這一決定是反常的，他當然不知道滿身學術氣的母親同紅色共和國的外長兼總理有過一段如此不平凡的過去。

秘密見面安排工作

周恩來和張若名最後一次見面是在一九五五年四月，雲南大學黨委書記接到省委統戰部的電話，要張、楊夫婦第二天清晨七點趕到統戰部長

陳方的家裏。到了那裏才知道，是周恩來要見他們，陪同周的還有陳毅元帥。

據楊堃回憶，當時陳方再三叮囑，此事千萬不能聲張，因為周恩來、陳毅是去萬隆開會，秘密經過昆明。這次會面還有許多框框，例如不許外傳、不許記錄等等。

會面時，周恩來對張若名很感慨地說：「多年不見了。」後來談起一九二二年在法國入黨一事，周恩來簡單明確地告訴她：「你當年參加的是團，不是黨。」張、楊兩人聽了大吃一驚，直發楞，滿腹委屈。多年之後，當楊堃目睹一個又一個的政治運動，忽然醒悟了：周總理這樣講，可能是保護張若名，因為退團的罪過要比退黨的罪過小得多啊！

這次相聚的一兩個月後，周恩來還爲張、楊安排了進京工作，楊堃到北大當教授，張若名擔任外交部外交秘書。但張若名不願意離開學校去擔任接待工作。過了兩年，等到反「右」運動開始時，張若名又想到北京工作了，但遭到周恩來婉拒，理由是他現在已不擔任外交部長，而且調動幹部有了明文規定，他個人不能擅自作主。

以死解脫太多矛盾

值得帶一筆的是，經過這次會面後，張若名似乎喚起了昔日的政治熱情，她又狂熱地向黨組織靠攏。她曾把兒子寫給家裏的信全部交給了組織，原因是兒子思想落後，需要加強教育。想不到反「右」鬥爭一來，她這個心愛的大兒子就被打成右派，送去勞動改造。而她向黨「交心」的

通報材料則成爲她「反黨」的言論。她傾心盡力教過的學生們還義正嚴辭地翻出她當年退出少共的老賬，指責她爲「不齒的叛徒」。而黨總支書記也暗示她「早夠右派標準」……自尊心極強的張若名一頭栽進了昆明城邊一條無名小河，以死來解脫太多的無法自拔的矛盾。

對於周、張的一段情，鄧穎超比誰都清楚，她對周的侄女周秉德說過這樣的話：「和你伯伯一起去法國的張若名，原來他們接觸就比較多，我曾經以爲，如果你伯伯不堅持獨身主義的話，可能和她最合適了，別人也都這麼認爲。」

這裏且不去評論鄧穎超這番話是真心還是虛僞，她的話倒令我想到，假如周恩來與張若名終成眷屬，張若名會不會甘心周恩來窩囊地扮演毛手下的「宰相」角色呢？或許，中國近代史亦爲之改寫。（摘自東方新聞報，大陸旅美作家王祿推介，小標題爲編者所加）

敬告留學生家長

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便是爲他們訂份「中外雜誌」。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壹仟捌佰元，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寫明收件人姓名，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